

当飞机朝维也纳机场下降时，机舱内立即响起了熟悉动人的《蓝色多瑙河》旋律。尽管这座著名的音乐之都那几天也有近 29 摄氏度的最高气温，但与离上海前每天三十八九摄氏度的高温相比，进入被森林包围着的城市里还是颇感凉爽了许多。

思南路老家邻居的第三代孩子，曾与儿子上同幼儿园和小学的白琳来接我。她随父母移居奥地利时只有 8 岁，现在已结婚成家。

白琳继承了她跳芭蕾舞父母的基因，身材苗条，非常中国化地梳着一头当下十分罕见的长辫子。她告诉我，夏日的维也纳几乎半个城市的人都去休假了，或去海边、或往森林。“度假对他们来讲似乎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！”大概颇有些“围城”的意思吧，相对空荡的马路上却充塞着世界各地“冲”到维也纳来的旅游者。

位于市中心的维也纳城市公园因为有一座著名的约翰·斯特劳斯拉小提琴的金色雕塑而驰名世界，我当然要去一睹为快。正在照相时，忽然发现附近散有好几个身穿莫扎特时代衣裤、头戴假发的小伙子或姑娘在兜售音乐会票子，说公园在当年斯特劳斯乐队表演的地方夜晚有名为“斯特劳斯乐团”的演出。后来，到金色大厅外边也发现类似的情景，不过向你介绍的是自称“维也纳莫扎特乐团”晚上在这个

夏日的维也纳

钱世锦

已被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大厅内有演出。白琳相当内行地告诉我：“所有这些乐团都是为了适应夏季游客人而组织的！”维也纳著名乐团和歌剧院的演出季每年的 7 月初就先后结束了，于是一些随夏日而建的乐团应运而生，以满足游客的需求。我询问了票价，好像不便宜，最低 39 欧元，最高 79 欧元，相当于人民币近八百元。为进一次金色大厅，我即刻买了一张 48 欧元的中档票，座位在二楼第四排，相当简陋的木质椅子。音乐会节目不外乎是斯特劳斯的圆舞曲或莫扎特的歌剧选段。乐团只二十多人，衣着装饰全部模仿 18 世纪欧洲宫廷的样式，倒还吸引了不少观众，只是场内总有人照和走动，台上两侧也坐有观众，乐曲中间老有个小女孩从乐团的背后从右边跑到左边，观众倒是忍耐，反正看的是一场旅游秀，要求也不能太高吧！

第二天，中国驻维也纳大使馆文化参赞贾建新先生请客，席上惊喜地发现老朋友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主任侯湘华也在座，她是到巴黎开了 12 小时的车到维也纳的。好在大家都不是公干，所以言谈甚欢，并一再提到近年来不少中国演出团体或个人“自费”到金色大厅开音乐会的事。贾参赞相当了解情况：“对方只要你付 2 万欧元租场费，便可把大厅借给你。如果还要作电视转播，那另外还

得付钱。至于节目好坏、艺术质量高低人家是不管的！票子则基本委托当地华侨派送！”白琳讲她爸爸老是接到这样的任务，到后来就有些烦和怕。说实在的，“除了少数几场音乐会外，余下的大多口碑影响都不好！”甚至说到有某歌星在那儿开演唱会时，家人为了祈求演出成功，执意要在大堂内烧香，被工作人员以禁止明火为由请了出去。人家不肯罢休坚持在厅外拱桥作揖。“现在维也纳专业的乐团一般都安排到维也纳音乐厅去演出。”白琳告诉我。然后她电话联系一个朋友得知那儿正在进行夏季整修，也没有所谓

的旅游节目表演，但我们还是决定去看看。确实，大厅内的所有座椅已全部移走，工人们正在对地板作大规模的修补和上蜡。周围则是一片吸尘器的呼呼声。整座音乐厅面积比金色大厅大，除了中央厅外还设有几个以贝多芬、莫扎特、舒伯特等音乐家命名的中厅或小厅。音乐厅 07-08 演出季的节目已排定，从今年 9 月 26 日至明年 6 月 22 日，几乎天天有音乐会，而且名家、名团及各种形式组合的音乐会琳琅满目。真正是展示了维也纳音乐之都的风采。



切切之情油然而生。当年，我们这些适龄青年，满腔热血，应征离开家乡崇明岛，来到北国边陲入伍当兵。军营里的战友们来自祖国四面八方，普通话成了大家的共同语言。军队是个大家庭，不允许存在“小团体”现象，如果老乡们凑在一起讲家乡话，旁人便会投来异样的目光，有时候还会误解为在说人家坏话或非议什么的。因此，我们几个一起入伍的老乡为了顾全大局，平时只能忍着不说家乡话，只有待到星期天或节假日出营地才敢放言乡音；有时，须到附近的公园里，或到海边、郊外的僻静处，说它个痛痛快快，以解唇舌乡谈之渴，聊且排遣乡愁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，来自家乡崇明的一位母亲探望儿子，连队的战友们结伴前去看望，我们这位做儿子的老乡，也只得用普通话跟老母亲交谈。这位从未出过远门，不懂普通话的母亲，怎么也搞不清儿子的“外国”话，要不是我们几个老乡事后为其解释缘由，恐怕这位远道而来的母亲还以为为儿子当了几年兵，看不起她这个农家妇了。那时候，最渴望的是回乡探亲，只要船抵公平路码头后，再乘上开往吴淞码头的公共汽车，一路上就会时不时地听到久违而又亲切的家乡话了。等

晋朝诗人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堪为所有游记的范本，它的精妙之处在于渐入佳境：“晋太元中，武陵人捕鱼为业。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。复前行，欲穷其林。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仿佛若有光。便舍船，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，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……”

柳宗元《小石潭记》有着相通之妙：“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，隔篁竹，闻水声，如鸣佩环，心乐之。伐竹取道，下见小潭，水尤清冽……”

在我们的游览途中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意境。我所居住的宝山城内，有一座临江公园，初入大门，便有古树恭迎，夏日绿荫浓郁，凉爽宜人。逦迤而行，直至东端望江楼，登顶眺望，但见江口水波浩淼，船舶穿梭，耳畔汽笛声声，那情景，像极了王之涣的那首《登鹳雀楼》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

经典的乐曲、电影、戏剧、著作，也总是渐入佳境的。一首乐曲，一出戏剧，总是从引子、序幕开始，然后逐渐引出主旋律，推向高潮。许多时候，它的高潮出现在最后，《廊桥遗梦》的结尾是一幅雨景——当罗伯特·金凯驾着自己的车停在十字路口时，他知道弗朗西丝卡就坐在后面一辆车上。他冀盼着弗朗西丝卡能冲下自己的车，搭上他的生命之舟。但是，最后，他只能孤独地离开了。银幕上，罗伯特·金凯的车拐了一个弯，从另一条路上渐行渐远。影片结束了，但观众们却依然沉浸在这幅图画的意境

中，被渐入佳境的结局所征服。渐入佳境的还包括人的原生态生理和心理。俗话说，女大十八变，越来越漂亮。也有人说，三十岁以后的女人最是端庄、丰腴、妩媚，因此也最是光彩照人。很有道理。而且这时的女人在情感上也更加丰富，她们中的不少人对爱情有了新的认识。恋爱的过程，是两个人从客气到不客气的过程，当两个人重新变得客气起来的时候，所谓的爱，也就画上了一个句号。不管以后将如何结束，即使是最

渐入佳境

赵荣发

后的分手，也都需要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。是的，即使分手。从出离愤怒，到反复思考，最后想通，不也是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吗？只有到了这样的地步，才能平和地分手，否则，便成了一出悲剧。

男人的魅力，似乎不在于外貌，男人更在乎事业，而任何一个人的事业，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也应该是渐入佳境的。一举中的，一夜暴富之类的现象，则是非正常的。有总是有的，所谓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但这样的突然成真，注定缺乏美感。现如今荧屏上选秀类节目比比皆是，可是你看有些个选手，唱之走调，舞之走样，有的只能以搞怪夺取眼球，真正的是扫帚柄上戴草帽，充个人物头。这样的“新秀”，比之《甲午海战》中的主角演员李默然，显得何等苍白！

一个人的事业，必然要有坚实的基石；高尚的品格，也必须历经苦难的磨练才能造就。这需要

一个过程，一个渐入佳境的过程。如此，即使他死了，还会永远地活着。

生命因渐入佳境而灿烂，最终长存。

有人说，身体好长头发，身体差长指甲。也许有道理。那么，指甲长了，剪掉它如同剪掉虚弱，岂不快哉？我的指甲不算长得快，但我喜欢经常剪指甲。

我对指甲的生长十分敏感，即使只有那一两片指甲——甚至指甲的哪个“部分”长出一点，长得不太规则了，我就能感觉，就非得找出指甲剪来修理。我还有点怪癖，不但自己对指甲毫不“宽容”，看到有老中医为人把脉伸出手来，手指上面长着好长的指甲；看到琵琶手用特意蓄留的长指甲弹拨琴弦，我会觉得不顺眼、不舒服。看到有些人，既不为人看病也不弹琴偏偏也把指甲留得老长，甚至会反感。我不认为指甲长得长真的就意味着“身体差”，但它绝对不会是什么雅物，这话是可以肯定的吧。留着长长的指甲不但不好看，还藏污纳垢，极不卫生，我看还是剪掉为好。

剪指甲于我是一件乐事。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商场发现一种大号指甲剪，那时我眼睛一亮，心里掠过一阵欢喜，立即买下它。果然是好东西，不锈钢，锐利，使用省力。多少年过去了，我的这把大号指甲剪还是崭新如初。有这样的指甲剪，剪起指甲就得心应手，还有一种舒适感。我常常在一天忙碌后坐到椅子上，边看电视边剪指甲——电视常有不好看的时候，就剪起指甲。手中的指甲剪完全听凭我的意旨，剪剪停停，随意得很。只是，剪时就得细心，要看好了剪，不但要剪得干净，还要剪得好看。剪不出柔和的弧线，剪得不到位，还残存点儿，那算剪什么指甲？但一不小心，剪得太过头，可要付出血的代价……跟着感觉走，剪出称心如意

剪指甲

陈志泽

果，这得靠一种造詣，靠日积月累的自我修炼。对了，还要打磨得好。一个指甲一个指甲慢慢打磨过去，直到手指触摸觉得舒服了才收摊。

年纪大了有种对于闲适的需求应该说无可厚非。从写作的规律看，具有宽松的心境十分重要。我现在是比较能够自觉地对于连续工作、过于紧张提高警惕了。偶尔还会拼搏，如果需要的话。但人的神经不能总是紧绷着，得有较大松弛的时候，人的思想也不能老是奔突、沸腾，需要沉淀和过滤。常剪指甲“消磨”一点时光，惬意地剪掉一些多余的东西，值得。



晨曲

(水彩画)

朱大白

1958 年，受“敢想、敢说、敢干”精神的激励，我公开倡议“征服高血压”，毅然以“除害灭病”为己任、献毕生沉浮于高血压事业，发动了在我国向世界两大难治顽疾之一——高血压的冲击。在市、局、学院领导的热情赞许和首肯下，同年 10 月 5 日，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在瑞金医院成立，从此，开始了我与高血压研究的结缘。当时，在这个领域，我们的水平与国际水平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。

初创阶段，“白手起家”，一切从零开始。研究所专职的仅有在读的研究生一名（就是本人）、实习医生 4 名和行政人员 1 名。一年后，经过与本市 30 多家相关研究单位的协同努力，在流行病学、中医中药、临床治疗、发病机制、实

验研究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，并参加了 1959 年 12 月在西安召开的建国后第一届心血管病学术会议（重点是高血压）。我在大会上受委托作了“高血压专题总结”。走“中西医结合，控制高血压”之路，是当时我们决意赶超世界医学、攻克顽疾的唯一选择，也是我国医药学独有优势所系，乃建所宗旨。

展开大规模的人群血压流行病学调查、摸清情况是开展防治研究工作必需先行的，1958 年后我们累计普查血压近百万人。高研所在 1960 至 1965 年从协作性组织向专业机构转型，使防治与研究得以深入。

1966 年开始的动乱干扰了我风华正茂的十年，一个好端端的高研所莫须有地被打成

什么“复辟资本主义”的“桥头堡”，我被靠边挨斗五年多。但即使处此逆境，我和所内一些同志仍抵制不息。1975 年，冒挨批的风险，以放射免疫法测定血中血管紧张素 II 成功；鉴于人群防治的需要，促使我

上海高血压研究所的诞生

赵光胜

在 1976 年开始继续“长效降压小复方”的研制……

“文革”后，我们开始了“二次创业”，恢复和完善科学管理机制；分建临床、流行病学、心血管生理、病理、生化、气功研究等六个研究室，启动各领域研究。令我自豪的是，高研所至今仍是国内唯一由多学科组成，进行高血压研究的专业机构。

80 年代初，我又把目光投向深入新疆天山南北、贵州山区、浙江渔村和南北城乡等多民族地区，剖析 67 种血、尿营养性（包括蛋白及其代谢物、氨基酸、脂质及脂肪酸、常量及微量元素等）和人口学参数与血压的独立相关性，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人口因素及营养素相互间对结果的干扰，远较以往大都用营养调查法

分析可信，在国内外未见类似研究。发现营养对血压具有止、负的“双向调节”作用；高盐、低钾是国人饮食结构的重要特征，限盐、增钾摄入是我国以一级预防高血压和卒中的重要举措；无论从血、尿蛋白及其代谢物（包括牛磺酸）均与血压正相关，从而纠正过去从营养调查（未去除干扰因

素）以为是“负相关”的谬误，提出高蛋白升压、却通过加固脑动脉使减少脑出血的观点（高血脂摄入促升压、却增加脑梗塞等），从而首次提供了我国南北、城乡、不同民族的营养性客观实测数据：为采取营养学措施防治该病指明了导向，其结果和所衍生的推断假设，培养了具有中国特色的“高血压营养病因学”的发生与发展。

我认为坚持和扬弃并不矛盾，只要是符合科学发展规律的都要支持。作为我国高血压学从出生至“知天命”的见证人和实践者，我殷切寄厚望于继者莫蹉跎、休回头，坚循创新之路。（瑞金医院终身教授 原上海市高血压研究所所长）

十日谈

百年瑞金

明日请看《广慈“光荣妈妈”》。